

# 汉语谈话类节目语料库的构建与分析\*

王珊\*, 刘锐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

**摘要:** 口语语料库的建设是口语研究的基础工作, 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交谈式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和对谈式谈话节目《鲁豫有约》作为语料, 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谈话节目语料库, 并构建了包含 5 大类 16 小类的会话结构标注体系, 对语料进行了会话结构的标注。统计得到打断结构 294 例, 插入结构 130 例, 重复结构 92 例, 问答结构 646/561 例, 阻碍-修正结构 58/21 例, 反映了会话结构在数量上的不均衡分布, 节目的形式、性质以及交际任务是会话结构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 会话结构组合具有模式性, 本文通过 bigram 对其组合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现语料中高频的元组合是问答毗邻对, 此外有大量的非毗邻性组合, 包括结构之间的嵌套组合、交叉性组合和自由组合。

**关键词:** 口语; 谈话节目; 会话结构

## Th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a Chinese talk shows corpus

Shan Wang\*, Rui L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poken corpora is the foundation of research on spoken languages. In this paper, a small-scale corpu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talk shows *Qiangqiang Sanrenxing* and *Lu Yu Youyue*. An annotation system constituted by 5 primary categories and 16 subtypes is developed to annotate the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s, there are 294 interruptions, 130 insertions, 92 repetitions, 646/561 questions and answers, and 58/21 blocks and rev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e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forms, features and communicative tasks of the talk shows. In addition,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s show certain patterns, and therefore bigram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combina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high frequency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is question-answer adjacency clusters. In addition, there exists a large number of non-adjacency clusters, including inclusive clusters, interjective clusters and free combinations

**Key words:** spoken languages, talk show,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 1 引言

语料库的建设作为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 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口语语料库建设是口语研究的基础工作。英语口语语料库的建设开始较早, 建成了丰富多样的语料库, 如 CANCODE (Cambridge and Nottingham Corpus of Discourse in English), MICASE (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 以及 TalkBank 等。汉语口语语料库的建设虽然起步较晚, 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如北京语言大学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建设的北京口语语料库, 中国社会

---

\*收稿日期: 定稿日期:

基金项目: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资助 (项目名称: Research on Spoke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Talk Show, 编号: 2015-16-CHL-06)

科学院建设的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台湾中研院的现代汉语口语对话语料库(Sinica MCDC)<sup>[1]</sup>,台湾师范大学的 Chinese Spoken Corpus<sup>[2]</sup>等。相比于英语口语语料库和汉语书面语语料库的建设,汉语口语语料库的建设还比较薄弱,存在建库类型少、语料规模小、标注标准不一、共享程度低等问题。语料的收集是口语语料库建设的一大困难<sup>[3]</sup>,传统的录音采集方式不足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因此不少研究重视利用更易获取的影视资源作为口语研究的材料。

谈话类节目(talk show)作为一种日常可见的以会话为主要形式的语言类节目,是一种重要的口语语料资源。近年来汉语研究,尤其是话语分析领域,以谈话节目为语料来源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如节目主持人的会话结构、语用原则、语用规律<sup>[4]</sup>,谈话节目主持话语的基本话目、话回类别与功用<sup>[5-6]</sup>,互动话语结构<sup>[7]</sup>,语境<sup>[8]</sup>等,所运用的理论涉及伯明翰学派话语分析模式<sup>[9]</sup>,关联理论<sup>[10]</sup>等。对电视谈话话语研究最为全面的当属代树兰<sup>[11]</sup>,其研究揭示了电视访谈在话语结构、话语角色及其转换规律和话语策略等方面的话语特征。但目前的研究大都以理论分析为主,针对谈话节目语料库建设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以谈话节目为材料建立口语语料库,构建了一个会话结构标注体系对语料进行标注,并对标注的数据结果和会话结构的组合规律进行了初步分析。

## 2 语料库构建过程

### 2.1 语料的选取

电视谈话节目是指,一个或多个嘉宾在主持人的导引下围绕一定的话题进行谈话的电视节目。谈话节目语料具有自然会话的性质。顾曰国<sup>[12]</sup>认为谈话节目属于有话题限制的自然会话。代树兰<sup>[11]</sup>认为电视访谈节目既具有访谈语境约束下的话语结构特征,同时具有日常谈话的话语结构性。相比影视剧台词、相声、演讲等材料,谈话节目语料更接近自然会话,因而更适合作为口语研究的材料。

本研究选择知名华语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和《鲁豫有约》作为语料。《锵锵三人行》是一档时事评论类节目,谈话参与者固定为3人,其中1个主持人、2个嘉宾。主持人的主导性较弱,发言自由度高,本文称之为“交谈”形式;《鲁豫有约》为一档经历分享类节目,谈话参与者一般为2人,主持人的主导性较强,本文称之为“对谈”形式。

本研究采用系统抽样法,分别选取《锵锵三人行》与《鲁豫有约》2014至2016年间各10期节目为样本。<sup>①</sup>抽样标准包括话题的多样性、嘉宾的类型、语料数量的適切性三个方面。话题会对话语内容有直接的影响,保证话题的多样性可以消减谈话内容对话语形式的影响。嘉宾的类型实际代表的是谈话的个人风格和策略习惯,保证嘉宾类型的多样,可以消减个人风格和习惯对会话的影响。

### 2.2 会话结构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该阶段旨在对会话的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但目前学界对会话结构的分类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李悦娥、范宏雅<sup>[13]</sup>在借鉴英语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阻碍-修正结

---

<sup>①</sup>本研究为先导性研究,受课题经费所限,目前选取了20期语料,主要探索该类语料库建设及标注的方法、原则等。

构、重复结构、打断结构、问与答结构”4大类50余小类的话语结构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代表性，其特点是全面而精细，对不同类型的会话具有较好的覆盖性。但对于本研究，该体系存在以下不足：（1）子类划分过细，部分子类冗余，例如问答结构中的“提供型问句”和“接受/拒绝型答句”不出现在谈话节目中。对于会话理论研究来说，包含所有类型的会话结构体系是必要的，但在限定对象的研究中，结构体系只要保证对话料的充分描写就足够了。因此，需要删减冗余类型，增设必要类型；（2）子类的划分标准不一致，层次混杂，如重复结构划分为“纠正性重复”、“练习性重复”、“澄清性重复”等小类，这是依照功能的标准；而打断结构划分为“成功的一次性打断”、“不成功的一次性打断”、“成功的多次性打断”、“不成功的多次性打断”、“成功的并行谈话”、“不成功的并行谈话”等小类，这又是依照形式的标准。虽然在两个大类中分别采用不同的标准原则上是可以的，但在真实的会话篇章中进行组合关系的考察时，标准的不同则不利于结构之间关系的分析。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李悦娥、范宏雅<sup>[13]</sup>的话语结构体系上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进。一方面，在4大结构的基础上增设了“插入结构”以达到对话料的充分描写。在谈话语料中，谈话人B在谈话人A的话轮中插入“是”、“对对对”以及简短的打趣话语是很常见的，其中的一些情况可以归入 Roger 等<sup>[14]</sup>提出的附和语（continuer）或评论语（assessment）当中。李悦娥等<sup>[13]</sup>认为它们不属于言语打断，但未阐明原因。本文认为，从信息传达的角度来说，打断结构中增加了新的信息，而插入结构并不提供新的信息；相应地，两者的语用功能也就不同，打断结构是为了传递或获取实质性的信息内容，而插入结构主要传达会话中“合作”、“认同”、“保持注意力”的交际态度，也涉及会话风格的体现（主要是插科打趣）。最后，在形式方面，插入结构不同于打断结构，它不阻止话轮的进行或致使换轮转换，大多数不会（也不需要）得到交谈对方的回应。

另一方面，本文在会话结构小类的划分中贯彻了语用功能的标准。所有的会话结构形式必定表达一定的功能，例如表达询问、进行解释、发表评论、加以确认等等。只有将会话结构的描写落实到功能上，才能深化对结构的认识，并进一步分析会话的运作机制。语用功能本质上是开放的，因此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类型。本文采用归纳的方法，分别对5个一级类下的结构按语用功能进行归纳，总结出所有的二级功能类型，保证了描写的充分性。本文构建的会话结构体系包含5个一级类和16个二级类，见下表：

表 1：会话结构体系

一级类	二级类	说明
打断结构	解说性打断	打断者意图对说话者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
	转移性打断	打断者意图转移现在的讨论焦点。
	问询性打断	打断者意图让说话者对话语中某些内容进行确认、证实，通常与澄清性提问共享话语内容。
	并行	指两个及以上的说者同时发言。
插入结构	附和	指以简短的语句，附和别人的观点，如“是”、“对对对”。
	插科	即指插科打诨，逗趣说笑。
重复结构	同意性重复	对说话者观点的同意而进行的重复。
	疑问性重复	对说话者某些内容存在疑问而进行的重复。
	确认性重复	为确认说话内容而进行的重复。常用以回应“疑问性重复”，但不是必须的。
问答结构	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	提问者要求对有疑问的内容进行澄清。与之关联的是澄清性回答。
	顺应性提问/顺应	指提问者按照说话者的暗示，提出相应的问题，引出说话者的下文，使

	性回答	话题进行下去。与之关联的是顺应性回答。
	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	指说话者抛出一个问题，引起讨论，多由主持人提出。与之关联的是跟随性回答。
	修饰性提问	跟在陈述之后的简短问句，如“是吧”“对吧”“对不对”，不表示严格的提问，而起释放话轮、交接话语权，或引起注意的作用。一般不需要回答。
	感叹性提问	表达强烈的质疑或感叹，反问句形式，不需要回答。
阻碍-修正结构	阻碍	阻碍就是表达不畅，修正就是使表达顺畅，完整。表达不畅有自我修正，也有他人修正。 <sup>②</sup>
	修正	

### 2.3 会话结构的标注

会话结构的标注包括两部分内容：结构的类型和结构的位置，标注位置也就是确定结构的上下界。特别地，除“并行”结构以外，打断结构在结果上有“成功”与“不成功”之分，也需予以标注。例如：

窦：{你说说年轻人什么意思？【引导性提问】}

刘：{【跟随性回答】不是，首先第一我觉得挺好看的呀，}你看这俩姑娘，这是俩小姑娘，{一看穿着打扮肯定都是我们二次元人，对吧？【修饰性提问】}我累了，我蹲会儿怎么了？{我招你惹你了，对吧？【修饰性提问】}而且我蹲的挺帅的呀，我觉得漂亮姑娘蹲着挺帅的呀。

马：{【转移性打断，成功】它是这样。} (from data: Q20160304)

## 3 标注数据分析

对标注结果进行统计，得到以下数据：

表 2：会话结构标注结果

话语结构		锵锵三人行		鲁豫有约		总计
打断结构	解说性打断	147	218	43	76	294
	问询性打断	38		29		
	转移性打断	26		0		
	并行	7		4		
插入结构	附和	44	75	50	55	130
	插科	31		5		
重复结构	同意性重复	44	65	16	27	92
	疑问性重复	12		8		
	确认性重复	9		3		
问答结构	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	60/53	190/115	184/181	456/446	646/561
	顺应性提问/顺应性回答	6/5		9/9		
	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	64/57		255/256 <sup>③</sup>		
	修饰性提问	50		6		
	感叹性提问	10		2		
阻碍-修正结构	阻碍	42	42/11	16	16/10	58/21
	修正	11		10		

会话结构的分布有以下特点：

- (1) 5 种会话结构在数量上分布不均衡，数量最多的是问答结构，其次是打断结构、

<sup>②</sup>自我修正发生在同一个话轮中，不涉及两个谈话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因此本文主要讨论他人修正的结构。

<sup>③</sup>《鲁豫有约》中有“一对多”的会话，主持人的一个引导性提问，得到数字受访者的跟随性回答，因此出现了回答多于提问的情况。

插入结构和重复结构，阻碍-修正结构最少；

(2) 两种节目的会话结构数量分布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锵锵三人行》的优势会话结构是“解说性打断”、“转移性打断”、“插科”、“阻碍-修正结构”、“修饰性提问”和“感叹性提问”；《鲁豫有约》的优势会话结构是“问答结构”中的“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和“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

(3) 有的小类结构在两种节目中有明显的不同：《锵锵三人行》中有不少“转移性打断”，而《鲁豫有约》中没有该类型；《鲁豫有约》中的“阻碍”与“修正”的数量差较小，而《锵锵三人行》中的“阻碍”数量远多于“修正”的数量；《锵锵三人行》的插科远多于《鲁豫有约》，主要发生在主持人话轮，《鲁豫有约》少有的几次插科都主要来自于受访者话轮。

会话的形式、性质和交际任务对会话结构的分布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以对话为主要会话形式的《鲁豫有约》中，目的是要通过采访获取信息，问答结构作为主要的话语结构发挥作用。问答结构的功能类型很多<sup>[14]</sup>，但在《鲁豫有约》中主要的功能是获取信息，以“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和“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为主要结构。在以交谈为主要会话形式的《锵锵三人行》中，打断结构多于问答结构。打断一般被定位为“对语言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违反”<sup>[16]</sup>，但从《锵锵三人行》的语料来看，打断并未对交际任务的完成造成消极作用：在三人交谈型的会话里，交际目的是对相关论题进行讨论，这就需要参与者围绕问题集中地交换观点，随时更新信息，将讨论推向深入。打断结构符合了以上交际要求，因此成为了优势结构，并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又以解说性打断为最多，转移性打断最独特（《鲁豫有约》中没有这一类型）。解说性打断既可以发生在嘉宾之间的话轮中，也可以发生在嘉宾和主持人之间的话轮中，体现了主持人和嘉宾享有相当的话语权势地位，相应地减弱了节目的结构性特征。转移性打断基本上出现在主持人话轮中，因为会话的讨论性质，谈话时常发散出去，甚至偏离了话题，主持人使用转移性打断发挥其主导会话的作用，体现了主持人的话语权势优势地位，也增强了节目的结构性特征。

#### 4 会话结构组合分析

会话结构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会在会话序列中与其他结构进行组合，形成更大的单位，以完成交际任务。Sacks 等<sup>[17]</sup>提出了“毗邻对”（adjacency pairs）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研究会话局部结构的基本单位。“毗邻对”（有的也称为“相邻对”）指的是两个谈话者各说一次话所构成的对子，毗邻对的两个部分之间具有言语行为上的关联性，并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第二部分都可以用于任何一种类型的第一部分之后，某一种第一部分要求某一种合适的第二部分。比如，第一部分是“致意”（greeting），那么第二部分也相应的是“致意”。但也有多种对应的情况，比如第一部分是“提问”，第二部分可能得到“回答”，也可能得不到回答，或是遭到拒绝<sup>[18]</sup>。毗邻对的对应类型，多是研究者通过对话语功能、言语行为的分析，自上而下定义的。谈话节目语料库的标注，可以辅助调查会话结构的组合关系，以发现真实语言使用中会话结构的之间的关联性，自下而上地发现毗邻结构，尤其可以加强对毗邻对的不对应情况进行分析。

使用 AntConc 软件对会话结构组合进行 Bigram 分析，得到会话结构二元组合的频率数

据。两个节目复现次数前 10 位的二元组合（排除了只出现 1 次的偶发性组合）的数量与类型如下图所示：

Rank	Freq	Cluster
1	55	引导性提问 跟随性回答
2	50	澄清性提问 澄清性回答
3	27	解说性打断 解说性打断
4	26	问询性打断 澄清性提问
5	15	解说性打断 修饰性提问
6	15	附和 解说性打断
7	14	修饰性提问 解说性打断
8	14	解说性打断 同意性重复
9	12	澄清性回答 解说性打断
10	12	解说性打断 阻碍
Total No. of N-Gram Types:118		Total No. of N-Gram Tokens:664

表 3:《锵锵三人行》二元组合数量

Rank	Freq	Cluster
1	250	引导性提问 跟随性回答
2	177	澄清性提问 澄清性回答
3	107	跟随性回答 引导性提问
4	77	跟随性回答 澄清性提问
5	74	澄清性回答 引导性提问
6	41	澄清性回答 澄清性提问
7	26	附和 引导性提问
8	22	问询性打断 澄清性提问
9	19	跟随性回答 附和
10	15	解说性打断 澄清性提问
Total No. of N-Gram Types:55		Total No. of N-Gram Tokens:1052

表 4:《鲁豫有约》二元组合数量

从毗邻对的角度来看，会话结构可以分成两类：问答结构和阻碍修正结构是“毗邻性会话结构”，因为结构的两个部分在定义上具有关联性，前一部分对后一部分具有预测性和一定的强制性。疑问性重复和确认性重复也有一定的毗邻性特点。而打断结构、插入结构和同意性重复是“非毗邻性会话结构”，因为它们是单一体。

基于以上的划分来分析会话结构组合可以发现，高频的二元组合以毗邻性结构为主，尤其是“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和“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的二元组合。问答是会话中最基本的结构，具有期望得到信息和提供信息的功能<sup>[19]</sup>，是具有明确信息量需求、指令性很强的言语行为。因此在定义上本就具有毗邻对性质的问答结构高频组合在一起。这还体现了谈话节目中对“合作原则”<sup>[20]</sup>的遵循。大量的引导性提问/引导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的毗邻出现，说明大部分情况下有问必答，满足了会话对信息量（量准则）和相关性（关系准则）的要求。

在毗邻性组合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毗邻性组合，主要分为 3 种情况：一是结构之间的嵌套<sup>[21]</sup>，如下例所示：

宾：{能告诉我们多少钱吗？【引导性提问】}

翟：{这个？【澄清性提问】}

窦：{{【澄清性回答】这个要是拍卖}, 要现在市场上, 大概? 【引导性提问】}}

翟：{{【跟随性回答】现在就挺好听的了这个价位, 过去就是挺凄凉的, 我说现在吧, 如果这个碗在一  
般的行家手里, 可能会要你 250 到 300 万。}} (from data: Q20140624)

引导性提问之后并没有出现跟随性回答, 而是出现了澄清性问答, 进一步明确了问题, 再由主持人提出引导性提问, 嘉宾作出跟随性回答。会话结构的嵌套, 实际上是由单一结构组合成更大单位的过程和结果, 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是交叉性组合。有的毗邻对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定义之外的变化, 与其他类型构成毗邻性组合, 阻碍-修正结构的表现最为明显。在两个节目中, 阻碍结构之后以修正结构为主, 但此外还有多种其他结构的对应, 如引导性提问、解说性打断、修饰性提问、问询性打断、转移性打断、澄清性提问等。这其中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同一个话轮中, 说话人遇到表达阻碍, 而使用引导性提问、修饰性提问等结构来制定发言人、交出话轮, 以达到解除阻碍的目的, 如:

窦: ……那她要是不冤枉了, {那这她也就, 【阻碍】}{这事儿该怎么说呢? 【引导性提问】}}

潘: {{【跟随性回答】人性就太复杂了。}} (from data: Q20150925)

另一种情况是, 说话人 A 的表达受阻, 说话人 B 使用“解说性打断”、“转移性打断”等方式解除 A 的阻碍。例如:

许: ……那中国电影业要发展的话, 我觉得科幻题材正好恰到其时。所以, {我觉得今年科幻片。【阻碍】}}

梁: {{【转移性打断, 成功】对, 但是时机到了……}} (from data: Q20160214)

三是自由组合, 即非毗邻性结构之间和毗邻结构外部的组合, 如《锵锵三人行》中高频复现的“解说性打断-解说性打断”、“问询性打断-澄清性提问”、“解说性打断-修饰性提问”等, 《鲁豫有约》中的“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引导性提问”等。显然, 两个节目的此类组合类型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鲁豫有约》中多是回答之后邻接提问, 这就意味着, 整个谈话的推进多是不间断的“提问-回答”、“提问-回答”组成; 而《锵锵三人行》中则是打断与问答交叉进行, 表明整个谈话由问答与讨论、辩驳共同推进。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两个节目中会话结构组合的差异, 使用 N-gram 方法计算得到会话结构的最长组合 (复现 2 次的组合)。《锵锵三人行》中最长组合由 9 个会话结构构成:

[问询性打断]-[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同意性重复]-[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问询性打断]

《鲁豫有约》中最长组合由 16 个会话结构构成, 有 2 条:

- a) [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
- b) [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引导性提问]-[跟随性回答]-[澄清性提问]-[澄清性回答]

《锵锵三人行》的最长组合的构成元素少于《鲁豫有约》, 但其结构类型更加丰富, 包

括打断、问答、重复三种大类，而后者的结构类型单一，仅为问答结构。这既能反映出两种节目在会话形式上的差别，也能反映出《锵锵三人行》的设计性、结构性要低于《鲁豫有约》。

## 5 总结

本文选择交谈式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和对谈式谈话节目《鲁豫有约》为语料，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谈话节目语料库，并构建了包含 5 大类 16 小类的会话结构标注体系，对语料进行了会话结构的标注。根据对标注结果的统计发现，会话结构在数量上呈不均衡分布，节目的形式、性质以及交际任务是会话结构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会话结构的组合具有模式性，高频的二元组合是问答毗邻对，此外有大量的非毗邻性组合，包括结构之间的嵌套、交叉性组合和自由组合。

谈话节目语料库的建立和标注是对话语分析理论的实践。本研究中的谈话节目语料处于初步构建阶段，并以标注和分析会话结构为主。后续的工作将向两个方面深入：一方面扩大语料库的容量，完善和扩展标注体系，以会话结构为基础开展交谈的言语特征、会话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开展应用研究，利用标注数据开展语用计算、会话自动分析、口语教学<sup>[22]</sup>及其课程开发的相关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曾淑娟, 刘怡芬.现代汉语口语对话语料库标注系统说明[R]. 台湾: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2002.
- [2] Chen, Hao-Jan Howard. Developing a Chinese Spoken Corpus website for Chinese learner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5.
- [3] 许家金.青少年汉语口语中话语标记的话语功能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24.
- [4] 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 [5] 盛永生.电视谈话节目主持话语的基本话语目分析[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2004(04):92-97+140.
- [6] 盛永生.电视谈话节目的话回类别与功用[J].修辞学习, 2005(02):20-23.
- [7] 邱雪玫.试论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言语互动[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3(02):97-100.
- [8] 赵雪.电视访谈节目的语境[J].语言文字应用, 2005(S1):75-77.
- [9] 邓琪,郭绪文.访谈节目的话语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3):83-85.
- [10] 袁伟.关联理论和节目主持人话语建构——从电视谈话节目谈起[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5(03):102-105.
- [11] 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2] 顾曰国.北京地区现场即席话语语料库取样与代表性问题[C]//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全球化与 21 世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484-500.
- [13] 李悦娥, 范宏雅.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4] 刘虹著.会话结构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5] Brown, Penelope. How and why are women more polite: Some evidence from a Mayan community [C]. In Sally McConnell-Ginet, Ruth Borker & Nelly Furman (Eds.), *Wom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80:111-136.
- [16] Roger D, Bull P, Smith 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Classifying Interruptions [J]. *Journal of Language & Social Psychology*, 1988, 7(1):27-34.
- [17] Sacks, Harvey, Schegloff, Emanuel A., & Jefferson, Gail.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J]. *Language*, 1974:696-735.
- [18]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313.
- [19] 李悦娥. 话语中的问与答结构探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03):8-12.
- [20] Grice, Herbert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C]. In Peter Cole &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1975: 41-58.
- [21] 朱晓亚. 现代汉语问答的结构模式系统研究[J]. 汉语学习, 1996(02):48-52.
- [22] 王珊, 刘锐. 汉语高级口语教学研究.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IB 课程理念与语言教学[R],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 2016.

#### 作者简介:

王珊(1982——), 女, 博士, 香港教育大学讲师(学术型), 主要研究方向: 词汇语义学、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 本文通讯作者。Email: wangshanstar@gmail.com.



刘锐(1990——), 男, 硕士, 研究助理,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词汇学、应用语言学。Email: liurioscar@hotmail.com.

